



大爷

苏容芳

在村口有一棵老树，在老树旁有一座小屋，小屋里住着大爷。

没有人知道大爷以前的故事里有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大爷那只上了锁的陈旧的小木盒里装着些什么，大家都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是老实的庄稼人。

大爷的老伴死得早，也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大爷就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

太阳照着老树和老树旁的小屋的时候，大爷已经从苕地里回来了，放下锄头，洗干净手，大爷就叼着烟袋，反背着双手到村头村尾散步去了。太阳柔柔地照着大爷和大爷身边一条跑来跑去的叫阿旺的大黄狗。大爷和他的大黄狗在地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这一大一小的影子在阳光下悠闲的移动着。村尾是李二家的田，水已经蓄满了，太阳底下明晃晃的耀人眼。“该犁田了。”大爷自言自语地说。“阿旺，走回了。”大爷唤着那条叫阿旺的狗回去了。大爷到院坝里的草树桩上给家里的那头大水牛抱了几把干草，拍拍牛脖子亲昵地说：“老伙计，多吃点，一会要干活了。”牛在圈里津津有味地吃草。大爷就坐在门槛上叼着那管烟袋，望着远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等牛吃饱了，大爷就缩起烟袋别在腰间，然后牵着牛鼻子牵着犁头给村尾的李二家犁田去了。晨曦中，牛在前面拉犁斗，大爷在后面扶犁把“吁——吁——”时不时大爷会吆喝牛掉头踩沟。一行行黑色的泥土从犁头处翻出来，一些泥土浸入水中，一些泥土则显露在外面。田犁完了，大爷赤脚在田里来来回回趟着泥水，仔仔细细地检查着每一道田埂，然后抓一些稀泥抹在那些漏水的地方。

傍晚时劳累了一天的大爷会坐在老树下就着一小碟花生米，一小碟豆腐干喝着烧酒，有时还会哼上一段沙家浜。这时

微风轻轻的吹来，使人感觉格外的惬意。那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大爷家有一只陈旧的小木盒，谁也没打开过。大爷把它高搁在橱柜里，隔三差五的大爷会把那橱柜里的小木盒拿出来用抹布小心翼翼地擦着，不时还会用嘴吹吹里面的灰尘。

太阳啊就这样一天一天照着老树和老树旁的小屋，大爷啊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平静而快乐的日子。

慢慢的大爷老了，走路也不利索了。有一天大爷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一向挺直的腰杆佝偻了。衰老的大爷总爱坐在夕阳深处，望着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幸福地微笑着。阳光下那微笑好美。

深秋了，老树抖落了那悬挂在秋天里的最后一片树叶，大爷死了，死得静悄悄的，村里人把他葬在了他自家的菜地里。下葬的那一天来了很多人，人们神情庄重的把装有大爷的棺木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里，然后把散发着芬芳的泥土撒在大爷黑色的棺木上，人们把那只上了锁的谁也没打开过的陈旧的小木盒也放在了大爷的身旁。泥土在一点一点增厚，棺木裸露在人们视线里的部分在一点一点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大爷和他的小木盒就这样被泥土淹没了。没有墓碑，没有花圈，也没有人掉泪，只有一堆黄土，几丛野草，还有那只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谁也没有打开过的小木盒。

一年后，为了搞经济开发，村里要修一条通向城里的公路，大爷的坟就在公路上。于是在清晨，人们打开了大爷的坟，也打开了小木盒，发现小木盒里装着一枚军功章。军功章有些生锈但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纪念”的字样还依稀可辨，还有一些烂掉的奖状之类的纸屑。

村里人谁也没有想到大爷原来是位英雄。

原始的劳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秋收的歌依然在哼唱，哼唱……

## 秋收

周志



秋风送爽，金黄的稻田一直铺到天边。丰收在即，一种坚实饱满的力量充盈胸廓，阔大的天地之间，琴棋书画被火热的阳光反复灼烧，直至灰飞湮灭。唯有挥汗如雨的农民如巨大的雕塑直逼你的眼睛，直击你的心灵。一种原始的光与影伴着为生存而使出的洪荒之力把平日里闲看落花的小资情怀撵到九霄云外。

小时候，家乡的挞谷月份，每家每户的主要劳动力都要下田抢收，赶太阳，这是超过一切事情的中心任务。对于那二十四个月老虎般的太阳，人们是又恨又爱。那一阵，远远近近的挞谷声此起彼伏。一声一声颇有节奏的闷响，扎扎实实捶在农民的心上，舒坦极了。那一束一束鎏金裹辣的阳光，连续不断地抽打在农民的身上，痛苦极了。可一年到头，必须走过这最艰苦的几步才会彻底苦尽甘来呀！的确不假，凡亲自下田耕种的农民才知道，栽秧苦，挞谷更苦。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家常便饭。到秋收时节，不仅要披星戴月，更要日晒火熏。一旦选中了天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谷穗脱离了禾秆，就得靠天老爷吃饭。因此，家中不分男女，只要能出重体力的，一律下田收割。女的一排一排地割，男的一排一排地挞，骄阳似火，底下水汽蒸，头上太阳晒，穿在身上方便干活的破衣烂衫，与污泥稻芒浑然一体，紧贴胸前后背，脱下来一拧，水流如注。无论你怎样注意，谷芒都会扎进皮肤，稻叶都会割伤身体，汗水浸泡着伤口，恶毒恶痛，可庄稼不能错过收天，再苦再累也要赶在太阳底下晒干进仓，否则稻谷霉烂生芽，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所以这种累和痛都是要默默忍受的，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无一可以例外。

倒入拌桶里的稻谷一大筐一大筐地挑到院坝，大点的孩子就守在地坝边晒谷子。晒谷子可不简单，要打糞草，赶鸟雀，给稻谷翻身。遇上暴雨突袭，还得以最快速度不让稻谷淋湿，不让稻谷冲走。因此，这样重要的活往往是要交给踏实肯干的大孩子。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小孩也不闲着，提着篮子到挞过的稻田里拾稻穗，真是全家总动员。

拾稻穗一般从自家田里捡起，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颗粒归仓，这是对孩子们进行得最有时效的“爱惜粮食”教育。虽然“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被孩子们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没有秋收时节的田间拾稻穗，哪能看到父母劳动的最艰辛场面？哪能对“粒粒皆辛苦”体会得如此深刻。但心疼孩子的父母往往会把拾稻穗的活安排在一早一晚，以免孩子受暴晒之苦。于是，邻家的小孩三五一群于清晨或黄昏活跃在田野，他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比赛着劳动的成果，成了秋收图上妙趣横生的一笔。但淘气的小孩并不总是把目光停留在收过的田里。有时候路过别人未来得及抢收的稻田，经不起谷穗顾盼生辉的勾引，大家都忍不住会在不同的稻田边上以最快速度顺手将上几枝，看起来有它不多，无它不少。这个时候同行的小伙伴往往是极神秘地相视一笑，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迅速跑开，如一群遭到邀赶的麻雀，直到在认为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喘口气，定定神，为刚才惊心动魄的得手而庆幸鼓舞。是啊，稻田的主人忙着大片大片地收割，哪里会注意到这些被损耗的细枝末节，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可是在孩子们心中，这是多么聪明绝顶的手笔，简直无异于鬼斧神工。拾稻穗有这么多快乐，还落了个颗粒归仓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开江这个典型的丘陵地带也实现了机械化收割。昔日在月亮坝里，在太阳底下沉厚结实的挞谷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突突突……”的机器轰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粮仓粟实，生活富裕，谁还在乎漏撒在田间的那点谷粒。放眼望去，偌大的稻海，鸭子自由畅快地打着野食，鸟雀放心大胆地享受美食，还有傍晚时分在稻田里就着乱草烧起来的烟火，依然弥漫着熟悉的稻秆香……却再也看不到一个奔跑跳跃于田间的小孩拾稻穗的影子。只有那个太阳一成不变地照着天，照着地，依旧不改趾高气扬的神气，她知道，脱秆的稻谷，还要仰仗她好多好多年呢！

## 喊妈妈

黎正明

了空窝作业

外婆总是吓唬我莫哭  
大灰狼就要来吃你  
皂角树叶盖黑了天  
干活的妈妈还没回来  
小鸟哀声地叫鸣  
像衔走了我童年的鸟  
把幼小的心叫得很乱  
我就哭喊着要妈妈  
有时候老师留下我写  
回家的路上天也黑了  
虽然星星点着灯  
而风吹草低不见牛羊  
我在黑洞里小跑  
一个黑影总是尾随着  
我停，黑影也停

我走，黑影也走  
不停的喊着妈妈  
喊亮了家里昏暗的灯  
长大后媒婆说了一门  
亲  
几声唢呐吹开了红盖  
头  
我把姑娘变成儿子的  
妈妈  
儿子也害怕黑夜来临  
就像一堵墙  
与世隔绝的孤独和绝  
望  
一棵小草，当然  
不懂夜黑风高这个词  
我也总是叫他莫闹了  
再闹外面的鬼听见了  
他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也喊着妈妈  
我已经在路上走了很  
久  
见过山，见过水  
见过风，见过雨  
见过刀，见过枪  
见过狡猾的绵羊  
见过善良的狐狸  
就是始终没见过大灰  
狼  
也没见过鬼  
只见过心里有鬼的人  
但我不再害怕了  
只要我在心里喊妈妈  
喊开家门口的花儿朵  
朵  
它的果，把我的人生  
洗得干干净净